

新唐書糾謬

一

愛



新唐書糾謬

第十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古書流通處景印

第廿五集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尙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
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
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
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
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
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
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
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

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譌愈衆柰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閒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閒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

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
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日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
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
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
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
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
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
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
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

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

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

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旣異

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

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

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

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

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

無定員皆兼蒞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旣無期會得以

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訶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
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
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
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
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
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
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
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

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
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

不同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

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
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
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
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
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
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
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

全篇乖牾

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

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

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

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

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

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

如太宗放死囚

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

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

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爲史之

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

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

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

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
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旣不成書而
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
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
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
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閒或
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
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
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

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
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
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
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
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
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
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
惟務暗嘿致其閒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
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

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
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
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
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
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
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
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
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尙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
吏部尙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
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
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
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
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
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

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鯁生忽
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
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
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
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 成元惡大姦禍敗破
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
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
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
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